

# 永乐皇帝全传

● 廖心一 著

天子典兵②



# 明史纪实小说系列

金城出版社  
GOLD WALL PRESS

● 廖心一 著

# 永乐皇帝全传

天子典兵 ②

戊戌桂秋王三锦题



金城出版社  
GOLD WALL PRESS



## 第二部

# 天子典兵

## 第四十章

永乐七年的正旦日大朝后，皇帝不回后宫歇息，而宣召入值文渊阁诸臣及吏部尚书蹇义，礼部尚书吕震、赵玘等，到西角门议事。

“卿等别绷着脸，朕担保卿等抱怨而来，开怀而去。”皇帝笑道。

“臣等并无抱怨。”众臣说。

“怎会不抱怨！”皇帝道，“新年伊始，正该阖家团聚，共吃年饭。卿等却不得不来陪朕说话，自然要抱怨。”

“臣等昨晚已吃过年饭。”一部分大臣说。

“与家人吃年饭事小，朝廷事大。”另一部分大臣说。

“今日年饭是要吃的；不过，不是与家人共吃，而是与同僚一起吃。”第三部分大臣说。

“此等聚会，朕不会误卿等。”皇帝道。又说，“即如卿等所言，并无抱怨；然开怀而去，却是一定的。朕要卿等今日来，是欣赏一篇状元文章。状元文章，可充美醢佳酿吧？”

“可充。”除胡广外，其他大臣齐声凑趣。在场的臣子，只有他一名状元，皇帝说状元文字，一定是指他的大作。胡广不是一个口封得很严的人，他写的文字此前没透露一点儿风声，肯定是皇帝私下里交代的。

“不过，欣赏状元文字之前，朕还要单独对庶子杨先生说句话。”皇帝说着，转向杨荣。

“臣荣恭聆圣谕。”杨荣躬身道。

“杨卿前岁丧父，去岁丧母，噩耗接踵，朕望杨卿节哀！”皇帝说。

“是。”杨荣应道。

“前者杨先生丧父，朕命给传归葬，葬后起复视事，就有人说朕办得不合情理，说得朕心中惶然；但今者杨先生丧母，朕连归葬的假期都不准，心里却坦然得很。”皇帝说。

“陛下！”杨荣准备再一次恳请。

“杨先生，你听朕说！”皇帝断然止住他，“朕亲巡北京，及杨卿扈驾，都是令堂去世前定的。若无北巡一事，朕强留杨卿在南京，不使归葬，是朕不近人情。若因杨卿丧母，朕推迟北巡，杨卿想必不安。今既如期北巡，若使杨卿归葬，而除去扈驾之责，则朕多次与杨卿议及北巡之事，都成空谈，朕不甘心，想必杨卿也不甘心。”

“陛下说的是。”杨荣不得不应。

“朕不是说，只有杨先生扈驾，方可胜任；然朕一旦决心北巡，立即指定杨先生扈驾，卿等知是为何？”皇帝问众臣。

“臣等不知。”众臣应道。

“有两个缘故，”皇帝伸出二指说，“其一，卿等在文渊阁谈论朝廷大政时，没人会把重建北宫当作一件大政；杨先生偏偏把重建北宫当作一件大政，似料及今日北巡。故朕北巡，不可无他扈驾。其二，朕登极之初，北边报警，朕咨询于他，他以为无须调动腹里官军。果然，没过几日，边镇告捷。今次北巡，没人敢说一定会和北虏打交道，但也没人敢说一定不会和北虏打交道。联想，与其立足于不会和北虏打交道，不如立足于会和北虏打交道。和北虏打交道，须得杨先生参赞其事。”这些话都是对众臣说的，说罢，他转向杨荣，“朕的话说完，杨卿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杨荣应道。皇帝如此信赖，他难道还能纠缠着请假？“陛下不弃臣尺寸之长，臣岂敢以乌鸟私情而废公义！”

“好！”皇帝高兴地说，“扈驾北巡，庶子杨先生算一个，还有谁人愿辛苦一遭？”

“陛下不辞辛劳，臣等皆愿往。”众臣应道。

“蹇卿不能去，”皇帝先把蹇义排除，“朕北巡，须以太子监国，蹇卿领詹事府，合该留在朝中，辅佐太子。”

“臣遵旨。”蹇义应道。

“礼部是要随行的；不过，尚书二，去一即可。”皇帝说着，问吕震、赵珪，“你二人谁个去？”

“臣等听从陛下分派。”吕震、赵珪说。

“赵卿扈驾，吕卿留朝。”皇帝随意分派。

“臣等遵旨。”吕震、赵珪应道。

“文渊阁五臣，除庶子杨先生扈驾，另外四臣，二臣扈驾，二臣留朝，卿等看如何？”皇帝问。

“甚当。”众臣应道。

“那么，哪两位随朕北巡，哪两位留朝辅佐监国？”皇帝问。

“臣等亦听从陛下分派。”杨荣之外的四名入值文渊阁的儒臣说。

“好，朕当一视同仁，两位礼部尚书是朕分派的，卿等也当由朕分派。”皇帝沉吟片刻，忽问，“卿等看，礼部两位尚书有何不同？”

胡广等四人面面相觑，回答不上来。

“朕是问，赵尚书留朝，有无不可。”皇帝道。

“臣等以为，并无不可。”四臣回答。

“吕尚书扈驾，有无不可？”皇帝又问。

“亦无不可。”四臣回答。

“臣等言是，他二人一扈驾，一留朝，朕随意金点，并非一尚书但宜扈驾，一尚书但宜留朝。不过，卿等四人，谁个扈驾，谁个留朝，朕却不想随意。”皇帝说着，问胡广，“胡状元今年多大年岁？”

“恰是四旬。”胡广说。

“黄先生呢？”皇帝依次问下去。

“臣四十有三。”黄淮说。

“谕德杨先生呢？”皇帝隔过杨荣问杨士奇。

“臣四十有五。”杨士奇说。

“金先生最年少吧？”皇帝问金幼孜。

“臣长臣广两岁，四十有二。”金幼孜说。

“朕意，黄先生、谕德杨先生和蹇尚书留朝辅佐监国，胡先生、金先生和庶子杨先生随朕北巡，如何？”不等众臣回应，皇帝又做解释，“留朝辅佐太子，更须老成；随朕北巡，更须体健。虽则未必年长者便老成，年少者便体健，且卿等年最长者四十有五，年最少者年亦四旬，相差不过四五岁；但卿等皆为朕所倚赖，朕又找不出其他的法子，如确定庶子杨先生必当随行、蹇尚书必当留朝般，朕只好据年齿分派，以年稍长的两位先生留朝，年稍少的两位先生随行。”

“陛下英明！”四臣称颂。

“外朝的事既处分，朕忽想起，内宫也有事须处分。”皇帝说。

众臣都记得皇帝一开始就提到的状元文章，还记得皇帝说过有几句话要对杨荣说。没想到，对杨荣说的几句话引出这么多的话，而且就此把朝廷主要大臣或行或留的事定了下来；更没想到，皇帝本人似乎忘记一开始的承诺，又谈论起其他事项。

开怀而去，不会是句空话吧？有人已经在想。

“卿等还记得，仁孝皇后崩于何时吧？”皇帝说起内宫事，第一句问话就全无喜气。

“臣等记得。”众臣以沉闷的语气回答。

“吕卿，你告诉朕。”皇帝命道。

“永乐五年七月初四日。”吕震道。

“至永乐六年七月初四日，即周年；再过两三日，整整一年半。”皇帝不知是痛悼，还是话里有别的含义。众臣都以为，皇帝是在考虑选择陵址。仁孝皇后驾崩将近一年半，却还没入土为安，皇帝会不安，身为臣子，也都会不安。不料，皇帝说的是生者，不是逝者，“皇后弃朕而去，近一年半；朕登极，则近七年半。除皇后，朕一个嫔妃也不曾册封过。”

“仁孝皇后崩逝，国若无母，陛下肯再册立皇后，实天下臣民之大幸。”吕震小心地说。

“朕欲效皇考，不立新后，此意已决，岂得改变！但后宫也不宜久旷，朕想，皇后不再立，却不妨册立嫔妃。”皇帝说。

“陛下虑事周全，”赵珣附和道，“陛下北巡在即，不再册立皇后，也当选立贵妃，以主后宫之事。”

“贵妃人选已有。”皇帝道，“荣国公乃靖难第一功臣，朕常惜其早歿。其女侍朕亦久，她不册封贵妃，则无人可册封贵妃。”说着，吩咐吕震，“吕卿，你礼部拟仪注吧。”

“臣领旨。”吕震应道。

“再者，朕欲册权氏、任氏、王氏、李氏、吕氏、崔氏等，卿等为拟出名号来。”皇帝又命道。

“是。”吕震应道。

“就在此处拟定，不必回部去议。”皇帝说。

“是。”吕震又应一声。

皇帝等下文，没有。他问：“怎么，此事有难处？”

“并无难处，只是臣等须请旨，陛下所谕各氏，是皆册为妃，抑或册有等次。”吕震道。

“朕提到几人？”皇帝问。

“六人。”吕震说。

“一次岂可册封六妃！朕意，前二氏册妃，其他各氏降之。”皇帝说着，对众臣说，“卿等不知吧，权氏、任氏皆由朝鲜贡入。”

“臣等不知。”众臣应道。

“陛下册朝鲜女为妃，必使彼一国之人欢欣鼓舞。”吕震说。

“故而朕欲给予二氏好听的名号。”皇帝道。

“对嫔妃而言，淑为美好，可否册为淑妃，陛下载之。”吕震立即提出一个字来。

“淑妃，淑妃。”皇帝念叨两遍，问道，“以前可曾用过？”

“太祖高皇帝妃李氏，册为淑妃。”吕震说。

“皇考用过这个字，就取其意，不用其字吧。”皇帝道。

“是。”吕震应道。和“淑”同义的字不难想到，他说，“与淑同意之字，以嫺最近。”

“是哪个字？”皇帝问。

“嫺熟的嫺。”吕震道。

“嫺妃，嫺妃。”皇帝又念叨两遍，道，“改用贤良的贤吧。”

“是。”吕震应道。嫺淑，贤淑，均可连用，意思也相差不多。比较起来，嫺字似乎更适用于女性，贤字更多地用在男子身上。但贤妃是皇帝定的，礼卿没理由、也没必要反对。

“权氏多才艺，任氏则温柔，卿等看用哪个字好？”皇帝开始考虑第二名妃子的名号。

“臣以为，有个现成的字可用。”吕震说。

“哪个字？”皇帝问。

“顺。”吕震不等皇帝询问，主动加上一句，“是温顺的顺。”

“卿等以为如何？”皇帝问起他大臣。

“臣以为这个字很好。”黄淮说。

“好在哪里？”皇帝问。

皇帝说的“温柔”二字，都不宜作为皇妃的名号，而温顺与温柔意最相近。这一层“好”，太容易理解，所以，皇帝问“好在哪里”，一定不是问的这一层意思。

“任氏来自朝鲜，以顺为名号，不仅意谓皇妃顺于皇上，且意谓属国顺于宗主。”黄淮说。

“黄先生解得好，这一层意思，朕还没想到。”皇帝说着，吩咐吕震，“卿部便以贤妃、顺妃拟册封仪注吧。”

“臣领旨。”吕震应道。

“皇妃以下，为何名号？”皇帝问。

“昭容。”吕震回答。

“王氏册为昭容。”皇帝命道。

“是。”吕震应道。



“昭容以下呢？”皇帝又问。

“昭仪。”吕震回答。

“李氏册为昭仪。”皇帝命道。

“是。”吕震应道。

“昭仪以下呢？”皇帝又问。

“婕妤。”吕震回答。

“吕氏册为婕妤。”皇帝命道。

“是。”吕震应道。

“婕妤以下呢？”皇帝又问。

“美人。”吕震回答。

“崔氏册为美人。”皇帝命道。

“是。”吕震应道。

“卿等可知，除王氏为苏州人，另三氏亦为朝鲜所贡？”皇帝问。

“臣等不知。”众臣应道。

皇上偏宠外邦宫女，恐非佳事。有人脑际闪过这样的念头，但一闪即逝。即便选秀中选出嫔妃，也无须外朝说三道四；况且并非选秀，皇帝只是在已有的宫人中册立嫔妃。

“外朝事议过，内宫事议过，朕此刻若说‘散吧’，卿等以为如何？”皇帝忽问。

众臣都料到，皇帝在和他们开玩笑。但皇帝问得太急，提的问题也太怪，一时间谁也想不出如何回复为好。

“杨卿怎说？”皇帝问杨荣。

“陛下体恤臣等，臣等谢恩。”杨荣说。

“朕怎是体恤卿等？”皇帝问。

“陛下唯恐臣等不能早些与家人团聚，虽则议事未毕，也不再把臣等留在宫里。”杨荣说。

“好一个议事未毕！”皇帝笑道，“他也惦记朕说过的‘开怀而去’，却不明着指出。这等技巧，卿等皆无。”

杨荣之外，其他大臣也都笑。

“陛下若命臣说，臣一定张口结舌。”吕震乖巧地说，既适度地表明自己的憨实，又给皇帝圆场。

“胡先生，”皇帝笑着招呼胡广，“朕阻你太久，大家都等着欣赏你的状元文字呢。”

“陛下出的题目好，目不识丁者也能写出锦绣文章。”胡广说。

他边从袖里抽出文草，边琢磨，要不要在宣读草拟的圣旨前，先用一句话概括该旨要义。

“不必解说，读正文即可。”皇帝道。

“是。”胡广应一声，双手捧着文草，读道，“太祖开基创业，平定天下，迄今四十余年，礼乐政令，都已具备。朕即位以来，务遵成法。如今风调雨顺，军民乐业。”

“胡状元，”皇帝叫住他，问道，“朕要你拟的这篇旨意，读过几成？”

“三成里读过一成。”胡广说。

“看来，朕的应承要落空，”皇帝道，“三成里读过一成，众卿脸上皆无喜色；待你读完，怎会开怀？”

“臣有负陛下重托，没把文章作好。”胡广惶恐地说。

“不是卿的文章没作好，是朕的题目没出好。”皇帝道。

“陛下误解臣等，”吕震插话，“臣听至此，已然开怀。”

“当真？”皇帝问。

“臣不敢说谎。”吕震道。

“吕尚书称已然开怀，却不知为何而开怀？”皇帝问。

“陛下谕曰，如今风调雨顺，军民乐业，是在告诉臣等，已臻于盛世。臣闻之雀跃，又岂止开怀！”吕震道。

“听起来，不无道理。”皇帝说着，问蹇义，“蹇尚书怎说？”

“臣闻之而喜，言其他，则过矣。”蹇义如实回奏。

“卿所谓过，却是何意？”皇帝问。

“臣广只读个引子，尚未读及正题。若听到这里，已开怀，已雀跃，则正题不必再读。”蹇义说。

“还是蹇卿实在。”皇帝叹道。

吕震暗叫晦气，他想的是奉承皇帝，而且，他的奉承并不是说不过去，结果却落个不实在。

“蹇尚书的意思，胡状元是否听得懂？”皇帝问胡广。

“臣听得懂。”胡广应道。

“他是何意？”皇帝问。

“他要臣再读下去。”胡广说。

“天官要听，状元为何还不读！”皇帝道。

“是。”胡广应一声，读道，“今年上元节，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，这几日官人们都与节假，着他闲暇休息，不奏事；有要紧的事，明白写了，封进来。民间放灯，准他饮酒、作乐、快活，兵马司都不禁，夜巡者不要搅扰生事，永为定例。恁官人们更要用心，守着太祖皇帝法度，爱恤军民，永保富贵，共享太平。”

后面还有两个字：钦此。皇帝并没让宣读圣旨，所以，他看看皇帝。皇帝微微摇头，示意他不用读出来。

官人放假，万民同乐，本朝尚未制定过这样的政令。在场的大臣们听完胡广的诵读，无不又惊又喜。

“陛下是说，臣等自今年始，每年上元节皆可享十日假期？”蹇义问。

“是胡状元写的。”皇帝说。又对胡广说，“胡卿莫惊，朕说是你写的，并非不认账。朕以为，一则官人们都与节假，一则民间放灯，准他饮酒、作乐、快活，是好事；朕对你说时，你也以为是好事。但或许有人不以为是好事。朕若承认这些话是朕说的，他等就不敢出言反对。”

众臣忍不住笑。皇帝说欣赏胡广的文字，但众大臣都听得出来，胡广只不过把皇帝的口谕录下来，至多在前后次序上捋顺；至于文字方面的润色，少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。至于对这一篇旨意持反对意见，请皇帝收回，那是谁也不会的。

“臣等叩谢天恩！”众臣齐道。

二月初九日，皇帝一行发自京师。

几天来，北京行在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平安，心神不宁。他是作为建文朝廷的大将，在灵璧一役中战败，成为燕军的俘虏。此役之前，他曾数败燕军，虽说不上使燕军闻风丧胆，但燕军不敢小视建文军，他有着很重的分量。所以，他被俘获，燕军将领都恨不得生啖其肉，是当时的燕王——今日的皇帝把他保下来。为了不让对他恨之入骨的部将有机会暗中报复，燕王把他安置在北平。登极之后，皇帝先以他为北平都司都指挥使；北平改北京，又升他为今职。（平安事迹，参阅《建文皇帝全传》）

按说，皇帝对他够宽仁。但他就是猜不透，皇帝今次北巡，对他意味着什么。正是因为放心不下，他才一次又一次地派出心腹，迎上前打探消息；而每一次派出心腹，他的不安又会增添几分：皇帝机警且多疑，别打探不到皇帝的消息，反而让皇帝把他派出打探消息的心腹抓了去。

心腹带回来的第一个消息，就让他心头一紧。

“你说死的是谁个？”平安惊问。

“从京师来的人说，皇上离京的第五天，忠诚伯茹瑯死在锦衣卫狱。”打探消息的心腹这次尽量说得详细，加上茹瑯死的日子和死的地点。

平安仍嫌不仔细，还有许多细节要问。

“他怎死的？”他问。

“听说仰药而亡。”心腹说。

“听说？”平安问。

“是。”心腹应道。

“他在狱里，哪儿来的药？难道是他自家带入狱的不成？即便他知无生路，带药入狱，难道狱官、狱吏、狱卒们会不搜检？”平安一连几问。

“听说可是他儿子送进去的。”心腹说。

“又是听说！看来，你也疑其真伪。”平安道。

“不是小人疑其真伪，是说的人疑其真伪。”心腹说。

“那人怎说？”平安问。

“那人说，入的是天子诏狱，要死，要活，岂是他自个儿做得了主的！”心腹道。

“这话有道理呀！”平安更加心事重重。

“老爷！”心腹想开解他。

平安摆摆手，不让说。他又问：“忠诚伯为何下的锦衣卫狱，你可打探出个眉目？”

“小人知道老爷关心此事，多方打探。听说，他过长沙时，不拜谒谷王，故下狱。”心腹说。

“皇上兵临京师，谷王守金川门，迎驾有功。不敬谷王，即不敬皇上，理当下狱。”平安说着，问道，“忠诚伯为何到长沙？”

“听说，他老家在衡阳。”心腹说。

“他老家在衡阳，又怎的？”平安问。

“听说，衡阳在长沙以南，自衡阳赴京，须途径长沙。”心腹说。

“他是忠诚伯，本该在京，为何又要赴京？”平安问。

“老爷不知道呀！赵王千岁居守北京，文武百官皆送，太子爷直送至江东驿。听说独这位爵爷不送，故惹恼皇上，将他遣归故里。”心腹说。

“怠慢三殿下，他是自寻晦气，难怪皇上把他撵出京师。”平安说着，问道，“既被撵出京师，他为何又要赴京？”

“朝廷召他，他不能不赴京。”心腹说。

“朝廷为何召他？”平安问。

“听说，他居乡不法，被家中仆人讼于官。”心腹说。

茹瑞一再出事，一再获罪，身在北京的平安不会一无所闻。如无皇帝北巡，他对茹瑞的生死宠辱并不关心；现在，则需要经过一连串的追问，才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。当然，他的心思并不在事情的来龙去脉上，更不在茹瑞的生死荣辱上。

“忠诚伯不送赵王殿下，居乡不法，不谒谷王殿下，你事事用的都是‘听说’二字。”平安说。

“是。”心腹应道。

“这次，是你疑其真伪，还是说的人疑其真伪？”平安问。

“说的人疑其真伪，小人亦疑其真伪。”心腹说。

“为何疑之？”平安问。

“那人说，欲治之罪，何患无辞。”心腹道。

“你怎说？”平安问。

“小人说，欲治之罪，何患无人。”心腹道。

改一个字，对平安触动很大。自从人们懂得“莫须有”可以治罪以来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，成为人们在面对冤狱时，经常发出的愤懑及无奈的呼声。可谁曾想过，当天子要治人罪的时候，有时并不需要加以罪词，只要有个他想治罪的人就够。

“老爷！”心腹见平安不语，趁机叫一声。

“我早看出你有话要问！你问吧。”平安道。

“老爷与忠诚伯素无交往，为何如此关注他的下场？”心腹问。

“你开口闭口‘听说’，有句古话你若听说，就会懂得。”平安道。

“老爷说的是哪句话？”心腹问。

“一叶落而知秋。”平安道。

“这句话小人的确没听说过，但意思是懂的。”心腹说着，问道，“老爷是不是把忠诚伯比作一叶，他落下，秋天就要来临？”

“意思不错，然忠诚伯不是一叶，而是一棵粗壮的大树。”平安道。

“一叶也罢，一树也罢，小人倒是觉着，未见得一叶落，其他叶子也要落；一树枯萎，其他树木也枯萎。”心腹说。

“你这么说，为何会有何患无词、何患无人之叹？”平安问。

心腹想想，自己前后的话果然矛盾。

“可小人仍不懂，老爷为何偏偏关注此叶、此树。”他换个角度说。

“有个字，他和我是一样的。你可知是哪个字？”平安问。

“小人不知。”心腹道。

“是个‘降’字。”平安告诉他。又问，“他的‘降’字前面可以加一个字，我的

“降”字前面也可以加一个字，这两个字却是不一样的。你可知分别是哪个字？”

“小人不知。”心腹应道。

“加在他的“降”字前面的，是个“迎”字，加在我的“降”字前面的，是个“败”字。”平安说着问道，“同是一降，是迎降者被人喜爱，或败降者被人喜爱？”

恐怕都不被人喜爱，心腹心想。这话当然不能说出来，主人本来在犯愁，你还想让他愁死不成！

两三天后，又一名心腹回来，带回来另一个愁人的消息。

“你说皇上在灵璧祭奠阵亡将士？”平安问。

“老爷，皇上是遣臣祭奠，不是亲自祭奠。”心腹见平安大惊失色，连忙加以说明。

“还不都一样！”平安喃喃自语，“谁说皇上是不念旧恶的，在灵璧祭奠阵亡将士，不正是冲着旧恶去的！”

“老爷说的旧恶是谁呀？”心腹问。

“你真可笑，居然不知旧恶是谁！”平安道。

“小人自个儿也觉可笑；不过，小人的确不知。”心腹说。

“六七年前，在灵璧与燕军大战的是我，你不会也不知吧？”平安道。

“小人也不知。”心腹回答得很干脆。

平安看他一眼，确定他说的是实话。

“不错，那时你年纪小，在我帐前听令的，是你老爹。”他说。

他的思绪一下回到六七年前的那场大战。建文四年，不，现在应该说洪武三十五年。那年四月的连续几场大战，最终改变局势，使得乾坤倒转。平安记得，最先一仗是在宿迁境内的小河打的，他统领的官军大获全胜。自己亲手斩杀的燕军将领是谁？应该是陈文吧。接下来战于灵璧境内的齐眉山，官军不能说大获全胜，但也应该说略胜一筹。燕军损失几员大将，平安还记得，其中一将叫李斌。据说——怪哉，自己怎么也用上这两个字！——该役之后，燕军将领多无心恋战，欲渡河北还，皇帝命欲渡河者站于左侧，竟有一大半人站过去，以致皇帝怒道：你等欲渡者渡，孤王绝不渡河！亏得皇帝这一雷霆之怒，才稳定军心。最后一仗是在灵璧城下打的，官军分明是胜势，怎么一下变成颓势？或许，朝廷匆匆召还徐辉祖一军，是步败招。平安还清楚记得，官军是怎样一步一步败下来的，以及他本人是怎样成燕军俘虏的。

“小人听说，皇上爱惜老爷英勇善战，力排众议，遣锐卒把老爷送至北平安置。也有人说，皇上为何遣锐卒，是因为老爷余威尚存。”心腹意在宽慰主人，恨不得把主人的走麦城也说成过五关、斩六将。

“败军之将，不可言勇，还说什么余威！至于皇上爱惜，”平安苦笑一声，说，“或许是有的。留下平安一命，会有多少文臣武将闻风而降！皇上连这一点都不懂，怎得坐天下！”

“既如此，老爷有功呀，为何说旧恶？”心腹问。

“功是有，恶也是有，就看皇上想的是功还是恶。”平安道。

“老爷看，皇上会想功，还是会想恶？”心腹问。

“再看看吧，”平安道，“皇上一路过来，若再遣臣在济南祭奠阵亡将士，在真定祭奠阵亡将士，那就是一心念恶。”

又过两三天，第三名心腹带回的消息，使平安彻底绝望。

“皇上怎说？”平安追问，肯定不是没听清楚。

“皇上读过老爷请安的奏章，说：平保儿尚在耶！”心腹更清晰地重复一遍。他加上前面的半句，是试图冲淡后半句的语气。

“皇上仍记得我的乳名保儿，真是难得！”平安不知在嘲讽皇帝，还是在自嘲。说罢，他问，“皇上这话不会是当面问的你吧？”

“老爷说笑，小人哪儿能见到皇上！”心腹说。

“你在皇上的侍卫中，有相好的？”平安问。

“老爷又说笑，皇上的侍卫怎会与我结交！”心腹说。

“既如此，皇上的话怎传入你耳？”平安问。

“老爷问得好！”心腹对平安的细心，好不佩服，“小人一路上都在纳闷，皇上的话怎会传入小人之耳？”

“想明白没有？”平安问。

“一半想明白，一半没想明白。”心腹说。

“哪一半想明白？”平安问。

“除非皇上授意，这话绝不会传入小人之耳。”心腹说。

“诚然，”平安点点头，又问，“哪一半没想明白？”

“皇上干吗让这话传入小人之耳。”心腹道。

“你想明白的一半，我永远也想不明白；你想不明白的一半，倒让我想明白。”平安说。

“老爷已想明白？”心腹似乎不信。

“是啊，”平安应道，“这话不传入你之耳，怎传入我之耳！”

“皇上又干吗让这话传入老爷之耳？”心腹问。

“有句话，你应该知道。”平安说。

“老爷说的是哪句话？”心腹问。

“君要臣——”平安只说三个字，不往下说。整句话是：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他想，自己懂得皇帝的意思就行，何必让人人都懂得。他问心腹，“你在哪里与圣驾遭遇？”

“山东。”心腹回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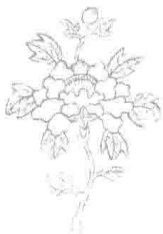
“皇上还有几日可抵北京？”平安问。

“十日之内。”心腹回答。

十日之内，足够安排后事。平安心想。

三月十二日，平安在家中自尽。

三月十九日，皇帝抵达北京。





## 第四十一章

“杨先生读过《张释之传》吗？”高炽问司经局洗马杨溥。

杨溥和杨荣是同科进士，也是皇帝选来辅导太子的儒臣。洗马是詹事府官，从五品。以官品而论，杨溥和杨荣相差无几；但他没有入值文渊阁，地位似乎低许多。

也正因为他没入值文渊阁，高炽对他尤感亲近。因为入值的官员，不管是不是兼詹事府官，都是围绕着皇帝转的；而杨溥以翰林院编修兼洗马，全部心思几乎都用在辅导太子上。

尤感亲近，肯定愿意交谈；但提问这样浅显的事，却不多有。杨溥边寻思，边回答：“《史记·张释之传》《汉书·张释之传》，臣都读过。”

“我是问你，近日可读过？”高炽道。

“近日却不曾读过。”杨溥回答。

“我近日读《史记》本传，以为张释之堪称贤臣。”高炽说。

“诚如殿下所言，”杨溥不能简单地回应一句，还要引经据典，“太史公称张释之守法不阿意，又说，不偏不党，王道荡荡；不党不偏，王道便便。张释之近之矣。以此而论，张释之确实堪称贤臣。”

他的认同，使得高炽大为振奋，谈锋更健。

“杨先生还记得，张释之官何职？”他又用个浅显的问题作引子。

“文帝时，他官至廷尉。”杨溥说。张释之是汉文帝时大臣，以廷尉任上事迹见称。杨溥觉得，高炽要和他谈论的，正是廷尉张释之，此人的其他官职，提都不用提。

“廷尉相当今日何职？”高炽问。

“刑部尚书，或掌院都御史，或大理寺卿，或刑部尚书兼掌院都御史兼大理寺卿。”杨溥说。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，称三法司，把廷尉比作其中任何一个衙门的正卿，都不能算错。

“还是更相当刑部尚书。”高炽说。

“臣也这么想。”杨溥附和道。

“古之廷尉，今之刑部尚书，而为贤臣，殊为难得！”高炽说着，问道，“杨先